

热爱拉萨的女人们



刘旭辉 著

嫁给拉萨

我很想问问依然在拉萨生活，
或者早已离开拉萨的朋友们，
你们还好吗？
或像我一样，已经离开，无限思念？

读图时代

Marry into Lhasa

为什么喜欢拉萨？
为什么来到拉萨？
为什么嫁给拉萨？
.....

12位女子的拉萨生活

张姐\小安子\江姐\
小钢牙\林雪\苏非\
吉绣\绘\张凡\
王一点\妙姐\罗瑞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读图时代

K928.9/60

2009

嫁给拉萨

Marry into Lhasa

12位女子的拉萨生活

刘旭辉 / 著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嫁给拉萨：12位女子的拉萨生活 / 刘旭辉著. —北京：
当代中国出版社，2008. 12

ISBN 978-7-80170-557-0

I. 嫁… II. 刘… III. 游记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K928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211101 号

出版人 周一
责任编辑 任小平
责任校对 郭雪
整体设计 
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
网 址 <http://www.ddzg.net> 邮箱: ddzgcs@sina.com
邮政编码 100009
编辑部 (010)66572152 66572264 66572154 66572155
市场部 (010)66572281 或 66572155/56/57/58/59 转
印 刷 北京画中国画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9x1194 毫米 1/32
印 张 6.875 印张 插图 135 幅 90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9.50 元

版权所有，翻版必究；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拨打 (010)66572159 转出版部

前言

2002年7月，我第一次入藏，在那里结婚。

在罗布林卡雪顿节的藏戏表演现场，我刚认下的藏族干女儿——拉姆次仁，做了婚礼的证婚人。拉姆在课本上工整地写下我们的名字，并用因焦急而突然流出的鼻血做印泥，让我们按下手印。从那一刻起，我成了西藏的孩子。

在此后的三年中，我断断续续生活在那里，渐渐的遇见了很多人，尤其是那些痴迷拉萨、生活在拉萨的女子。我一直在想，究竟是什么，让她们如此热爱这个地方。

我想用文字把她们记录下来，改编成一部电视连续剧或电影什么的。

叫做《拉萨美人》。

我想起那些在拉萨生活的朋友，
想起我们一起走过拉萨的街道，
想起我们在煨桑的香气中沉默，
想起我们大步走路和开怀大笑，
这些像烙印一般印在我心中的画面。

在过去了许多年之后，还是那么清晰。

我很想问问依然在拉萨生活，或者早已离开拉萨的朋友们。

你们还好吗？还在吗？或像我一样，已经离开，无限思念？

以下琐碎的文字，将讲述那些在拉萨生活的女人。只是，那些灵



在西藏的记忆用
一辈子去挥洒

动的岁月已成过去。

这些女人，像被拉萨这所城市施过魔法一般，执著地选择在安静的西藏生活。

有的人嘲笑她们的选择，有的人向往她们的选择。

她们根本不在乎别人眼中的自己，只想呆在一个让自己舒服又熟悉的地方。

在西藏生活久了，这些女人的皮肤已能轻易地抵挡高原阳光，黝黑健康。

夏天，穿印度大花裙，浑身上下铃铛乱响，脚蹬尼泊尔夹趾凉拖。

冬天，穿自己改良后的藏式斜襟棉袄，脖子上裹着亚麻围巾。

她们都有一个藏族名字，她们不厌其烦地奔走在离开拉萨或靠近西藏的路上。

她们，是西藏的孩子，是一群真性情的女子。



她们，是西藏的孩子

目录

人物一 张姐

- 一、人生如若初识时 / 2
- 二、住在润青居，身着粉红衣 / 5
- 三、不在路上，就在拉萨的圈子里 / 9
- 四、若没遇见你，我会在哪里？ / 12
- 五、“俺给你种一园子的西藏玫瑰” / 14
- 六、铁牛大哥的身家身世 / 17

人物二 小安子

- 一、啊！小安子……又是你 / 22
- 二、先生存，再生活 / 25
- 三、拉萨版《大话西游》 / 29
- 四、小人物的大乐趣 / 34
- 五、不谈爱情的安老师 / 38
- 六、水泡戒指的故事 / 41

人物三 江姐

- 一、我要为你来种菜 / 44
- 二、罗布林卡旁的四川凉粉 / 47
- 三、月饼与火锅店 / 50

人物四 小钢牙

- 一、你我不过是世俗男女，柴米油盐 / 54
- 二、如果你爱一个男人，就送他一台照相机 / 57
- 三、白米饭和花饭团 / 62
- 四、你才艺术家呢，你一家都艺术家 / 67
- 五、只要我们在一起 / 70

人物五 林雪

- 一、林中有飞雪，漫步一点红 / 76
- 二、“我背你，看展佛。” / 78
- 三、我养你啊!! / 80
- 四、旅行者酒吧，路上的家 / 83

人物六 苏非

- 一、我是一个正常的疯子 / 88
- 二、酒吧开张，老板到位 / 92
- 三、我真舍不得 / 95
- 四、集体乞讨艺术节 / 98
- 五、伤心女人的聊天会所 / 101
- 六、一个英雄的时代结束了 / 106
- 七、陪你去看繁华世界 / 109
- 八、时间，就这么缓慢地流走 / 113

人物七 吉绣

- 一、三个女人一台戏 / 116
- 二、在拉萨生活好得很 / 118
- 三、西藏人民需要你 / 120

四、当援藏医生遇到支边军人 / 123

人物八 久绘

一、再来拉萨，请多关照…… / 126

二、新人 PK 旧人 / 129

三、另一个男人，恰好走过 / 133

四、我西瓜给你？ / 137

五、不是第一，是唯一 / 139

人物九 张凡

一、非主流和肉包子 / 144

二、西藏牌的天使 / 148

三、如酸辣粉的粉子 / 151

四、在拉萨的每个夜晚 / 156

五、天地有大美，无言 / 159

人物十 王一点

一、如果美丽也是一种错误 / 164

二、当专业人士遇到民间艺人 / 166

三、王一点的牛粪 / 169

四、看老人做藏香 / 173

五、王一点这朵鲜花啊 / 175

人物十一 妙姐

一、爱西藏，还是爱西藏男人 / 180

二、我和我的藏族婆家 / 183

三、人生无常，把握当下 / 187

人物十二 罗瑞

一、爱吃饺子的美国大妞 / 192

二、嗨，我喜欢你 / 195

三、典型的中国媳妇 / 198

后 记

为什么喜欢拉萨，为什么来到拉萨，为什么嫁给拉萨…… / 203

远离一种生活，靠近一种生活…… / 204

采访 / 205

重建家园 / 207

张姐\小燕子\江姐\小钢牙\林雪\
苏菲\吉莲\久慈\张凡\王一点\妙姐\罗琳

人物一 张姐

一、人生如若初识时

第一次遇见张姐是在2003年的秋天。不过，故事开始，还得从另一个人说起。

那天，我在八角街转了一圈又一圈，浏览过无数漂亮的项链之后，偶然发现藏医院路上的一间画廊，推门……

雪娃是这间画廊的女主人，大眼大脸。我很固执地将她的名字——雪娃，改为雪山达娃。灵感源自《红河谷》，那里面有一个从水中漂到西藏的汉族姑娘，后来爱上藏族小伙儿，留在西藏生活，老阿妈给她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——达娃，意为幸福。

雪娃，雪山里的幸福孩子。青海人，嫁给西藏画家，留在西藏画画。她是我在西藏见过的女人中，为数不多长年保持一个形象的女人，扎着粗粗的辫子，坐在画架前，认真画画。



雪山达娃



藏族少女

层层叠叠的画，把画廊塞得满满当当。门外的阳光洒在黑色画框上，画中人物瞬间有了神采。这间画廊的画框统一是大黑边儿，这个技巧挺让人佩服的。越简单，越动人。

若想领略西藏的特殊魅力，所需要的只是微笑和时间。有些感触不是一两天就能发生的，必须在西藏住下来，让足迹漫步到西藏最不起眼的角落，才能靠近西藏的真实。

那天，我就推开了一扇安详的门。

我进来很久，雪娃一直没有停止过手中的画笔，一脸专注，任由我独自欣赏，没有热情地推销她的作品，也没有推销售失败后立刻转冷的脸色，只是对我笑了笑。她的笑容让我们亲近了许多。

雪娃递给我一杯茶，我接过，随意往卡垫上一靠，看看书，正宗的印度红茶，暗红色茶水冒着徐徐热气。我和雪娃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。身边有很多旅行者来来往往，走走停停，分不清楚是画中人还是现实中人。

一个女人推门而入，不穿冲锋衣也没背大水壶。那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张姐。

张姐坐在我对面，一手拿着黑皮本，一手握着笔。说话的声音很好听，软软的，充满感叹声，戴着眼镜，身材娇小，书卷气十足。

她自我介绍：“我是拉萨电视台的，正在策划一期选题，是关于‘藏漂’的电视纪录片。”

藏漂，意为漂在西藏的人。

那天，她来采访雪娃。

我有点好奇：“那你为什么喜欢拉萨啊？”

突然之间，张姐从一个知识女性的优雅转换成一个恋爱中小姑娘的得意，声音洋溢着满满的幸福：“我的家在这里啊。”

啊，家在这里，本地人。

她是那种能把幸福向人叙述得生动有趣的女人，语调暖暖的。

4

她向你所形容的幸福感没有任何侵略性，只是在向你表述一个真实美丽的西藏爱情故事。我们杂七杂八地神聊了一个下午，离别时，张姐热情邀请我去她家玩。

“我家里有一匹马，”张姐说，“你可以到我家去玩，我们一起去野外骑马。”

有马的家那不就是庄园吗？我脑海中立刻出现了一个画面：美人身着白色纱裙，在黑夜中悄悄逃出粉色闺房，踮着脚尖从马厩中牵出黑色骏马，在黑夜中舞动着棕红色卷发，一路踉跄地狂奔到心爱的男人面前，软着身体摔下马，栽倒在爱人怀里，两片湿热的唇纠缠在一起，眼神中充满了热切的期盼。

“我爱你，带我走！”

走吧走吧，从此之后柴米油盐、训斥埋怨，男人觉得女人不是过日子的材料，女人伤感男人不再爱自己，不再每天清晨亲吻自己的额头。从此后，世间少了一个公主，多了一个怨妇。

张姐一再盛情邀请，我一口应承去她家玩，我太想知道庄园生活的样子了，虽然拉萨神人太多，遇见谁都不稀奇，遇见怎么样的生活也不稀奇，但却是头一次遇见在城市里养马的。

回到住处，眉毛飞舞地向我丈夫形容张姐的书卷气质。

人需要朋友，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相对陌生新奇的城市。朋友、啤酒、聊天……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晃荡，有足够的时间去回忆忧伤，并逐渐原谅。

第二天，我们一行三人直奔张姐住处，同行的还有一位流浪歌手，他长发、小眼、小胡子，抱着吉他。



忧伤的嫁娘

穿过小半个拉萨城区，终于来到张姐的住处。一扇门脸儿特大，有人守卫，进出门都要签名的单位。按照规定，需要里面的住户领着才能进去。流浪歌手不高兴了，正准备愤怒一把，我赶紧打圆场，用一贯的小人物微笑面对看门大爷，一个劲儿地显摆我的藏语“姑素的拨（藏语，你好）”。大爷善良地笑了，看了看我的身份证，拨了一通电话，点头摆手示意我们进去。我当时特得意，瞧，小人物有小人物的优势，同时也在心里慌了一阵，这么大架势，张姐不会是首长夫人吧？

张姐的睡眠被我们的突然造访打断了，当时已到下午，她还在睡觉。可见张姐的拉萨生活是多么的悠闲。

我们站在她家门口犹豫不前，一条大狗冲我们狂吠，人人腿肚子发软。一个黝黑健壮的汉子及时跑来，和善地牵走那条狗，我当时以为该男子是张姐的管家。后来才知道，戴着眼镜的黑铁牛，乃张姐的男人也。

二、住在润青居，身着粉红衣

院子的大门上，墨迹未干的“润青居”三个字温婉娟秀。出自张姐之手。

屋内文房四宝和古筝一一陈列，混合着鲜花烂漫，精致茶具置于老树盘根状的茶几之上。数样不俗之物穿插其中，一室茶香、花香。

铁牛大哥是花卉专家，家里有一个将近两百平方米的花房，一进去，花草特有的潮气幽香差点把我们掀个跟头，挂在大笼子里的黄嘴鹦鹉一见我们就叽里呱啦地说个不停，发音带有川味。

我们一行很没出息地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东看西看。可贵的是，我们拥有刘姥姥般的真切羡慕而非嫉妒，铁牛大哥也怀着贾母一般独

6

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好客之心诚然相待。邀请我们喝茶，聊天。

何其快哉！

晚饭时间，铁牛大哥整了一大盘手抓羊肉，在一个比轮胎小不了多少的盘子里，放着几把小刀，素菜是自家地里种的大萝卜，据说肥料都是纯天然的。我们削下羊肉和着萝卜，蘸着辣酱，再喝上几杯，感觉很豪爽。

混吃混喝一年中，如果有人质疑拉萨的物质生活，我总是要很大声地解释：“你们才不懂生活呢，你们才成天吃肉呢，你们才家家住帐篷呢，我们早就蔬菜水果不断了，我们也住大楼，我们也坐车，我们还做脸呢，我们……”

说这话，丝毫不觉得脸红。

这样的感觉和有人问我在新疆是不是骑着骆驼走沙漠一个样。总是让一贯慢悠悠的我在瞬间激动起来。有网络、CCTV、MTV、KTV，还有广播电台，能不能调查一下再抒发自己的地面都比西北这边高一层楼的情绪啊，我们不骑毛驴，我们也大奔了，我们也超市了。我们也星巴克、KFC了！

吃罢肉，空了杯。连我们那位人到中年却持续愤怒的流浪歌手，也与我等庸良一并诚恳恭维：“张姐，我们为之奋斗的、为之着迷的生活在您这儿全齐了。”

庄园、马厩、花圃，四百平。让一同前行的流浪歌手立刻就有了创作的冲动，清唱了一首充满思乡愁绪的歌。但很快，我们那点忧伤的乡情，就被大哥的酥油茶香冲散了。

我在流浪歌手的酒吧里，回请张姐和铁牛大哥。



润香居

傍晚时分，华灯初上，张姐一身粉红宝宝睡衣，踩着棉布拖鞋来到流浪歌手的酒吧，令在场所有人的萎靡情绪为之一振。

“哎呀小辉，我都要睡觉了，你打电话过来，我就来转转吧。”张姐一脸倦意。

大哥声若洪钟，一阵大笑：“大家好！大家好！”

那时刻，拉萨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，张姐就要入眠？

令我有感：幸福的女人瞌睡多，成功的男人饭局多。

一屋子烟雾缭绕，每个人都有点醉，女人们大多脸色绯红。小衫裹胸，含蓄地围个披肩，挡住快溢出的春色，亚麻的大花裙子，裙摆很大，拖到脚踝，还有的在卷发上别朵大花。晶莹的唇蜜在昏黄的酒吧里闪着湿润的亮光。

特迷茫地盯着眼前烛火的男人能把一支蜡烛看到熄灭。还有热心肠的，凑在女人白皙的脖子边帮忙验证绿松石的真假。刚来的游客都一个模样，激动地讲述着在拉萨的生活。更多的是什么也不说，一杯一杯地灌着拉萨啤酒。幽暗的烛光中，不时有远道而来朝佛的藏民进门央求布施，掏钱的都是才来拉萨不久的。

那时，流浪歌手的酒吧刚开张，作为镇店之宝的大音响，据说还是从深圳托运过来的。大多数时候，这个酒吧默默地伫立在拉萨街上。“非典”时期，旅行者少，生意一般，一到傍晚，赖在拉萨的二三十人都聚在这儿，听流浪歌手的大音响里放着那些不知名的歌。来情绪了，流浪歌手还边弹边唱。惹得一群旅行人在他苍凉忧伤的歌声中热泪盈眶。

在那样非常情调的氛围中，一辆六缸的213驶到门前，车身盖满尘土，一看就是刚从野外野回来的，整个过程像警匪片中的慢镜头回放，一个黝黑健壮的平头汉子手持巨大手机，身后跟着一位身材娇小的女人。他们推门而入，女人戴着眼镜的脸略带睡意，拉着男人的袖子，像一个小姑娘牵着长辈。



张姐穿着睡衣来泡吧



在拉萨的酒吧闲坐

我被张姐泡吧的打扮着实“雷”了一下，我很幼稚地认为，去酒吧茶楼这样的休闲场所，一定要刻意收拾一下，最不济也要套个围巾裹把一下。张姐的粉红花格睡衣啊！绝对抢眼！

当时觉得在拉萨真是有意思，能见到这么多有意思的人。《红河谷》里，西藏男人说的一番话，我猛地记起，大意是：

我们的天蓝，我们的地大，我们想怎么爱，就怎么爱。

我们泡吧的时候想怎么穿，就怎么穿！

当时张姐的随意懒散在一群刻意风情的女人中格外出众，我们都是客人，都住旅店，只有她，在拉萨有自己的家，穿着睡衣也能随处溜达。

当时，还并不熟悉的我们围坐在一起，靠着羊毛卡垫，面前是一个在旧货市场寻得的军区专用弹药箱，上面铺一层印度条纹布，桌子上放着土陶捏的烟灰缸，装啤酒的大杯子里歪七扭八地插着不知名的野花。

大家在一起说话，喝酒，气氛很随意。